

從原始閩語的觀點論六朝江東方言宕攝元音的擬測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臺北市，臺灣

在 Norman (1981) 提出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裏，他將中古宕攝開口同源詞的主要元音擬測為 *o。本文從同源詞對應及方言比較的觀點，重新檢討這一擬音並加以修訂。根據閩中和閩北的音韻比較以及閩東和閩南同源詞「兩」的例外讀音，本文認為原始閩語的宕攝開口同源詞的主要元音可以擬測為偏低且帶合口徵性的元音 /ɔ/。本文進一步比較原始閩語和原始處衢吳語，指出六朝時期江東方言宕攝的主要元音也可以重建為 /ɔ/（包括兩個變體 [ɔ] 和 [ɑ]），一等唐韻與三等陽韻的對比是 *-ɔŋ : *-jaŋ。這可能就是《切韻》之所以區分唐、陽兩韻的語音基礎。

關鍵詞：原始閩語、宕攝、江東方言、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從歷史演變的觀點來看，中古宕攝開口唐、陽兩韻（以平賅上去入，下準此）全部來自上古陽部和魚部入聲。根據李方桂 (1980:58–60) 的研究，中古音宕攝開口唐、陽兩韻的上古來源是：¹

一等唐韻	*aŋ > âŋ 岡康堂藏；*ak > âk 博作落惡
三等陽韻	*jaŋ > jaŋ 醬良長羊；*jak > jâk 著略若卻

簡言之，宕攝開口字從上古到中古，主要元音都是低元音的 /a/。復依目前學界幾種既有的中古《切韻》系統擬音，不同學者分別將中古宕攝陽聲韻的韻母擬測如下：

1 帶有 * 者為上古音，李書中 -ng 韻尾都改為國際音標 -ŋ，底下凡逢 ng 者都仿此。

表 1. 中古音系宕攝陽聲韻六家擬音表²

	高本漢	王力	董同龢	李榮	白一平	潘悟雲
宕開一唐	âŋ	aŋ	aŋ	aŋ	aŋ	aŋ
宕開三陽	jaŋ	iaŋ	jaŋ	iaŋ	jaŋ	ieŋ
宕合一唐	wâŋ	uaŋ	uaŋ	uaŋ	waŋ	^w aŋ
宕合三陽	jwaŋ	iwaŋ	juaŋ	iuaŋ	jwaŋ	^w ieŋ

綜觀諸家的擬測，有幾個地方值得注意：(1) 諸家擬音都將宕攝的主要元音擬測為一個舌位最低的元音，具體音值包括部位偏後的 [ɑ]、部位偏央的 [ɐ] 以及部位偏前的 [a]。(2) 一等唐和三等陽兩韻的主要元音，高本漢以 [â] 和 [a] 來區別，李榮、王力以 [ɑ] 和 [a] 來區別，潘悟雲 (2000) 則以 [ɑ] 和 [ɐ] 來區別。另一方面，董同龢與白一平則不區別唐、陽兩韻。根據《切韻》韻目，唐韻與陽韻清清楚楚地分為兩類，這個文獻上的區別，正是高本漢等學者將宕攝一等唐與三等陽擬測為不同主要元音的主要依據。

近來羅杰瑞 (2011) 針對漢語中古音的擬測，提出了新的看法。為了妥善解釋《切韻》與現代漢語方言之間的關係，羅杰瑞 (2011:97) 借用《切韻》的音類框架，系統地去除現代漢語方言中所沒有的音類與特徵，並根據閩語以外的現代漢語方言構建出一個共通的音韻體系，這個音系稱為「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 CDC)。³「漢語方言通音」的整體擬測是以現今漢語方言的實際語音材料互相比較而獲得的，並且它無須借重其他歷史材料或漢日、漢韓等域外語音標注材料。由此可知，「漢語方言通音」是在《切韻》架構上進行音類簡化與重新整理，並利用現代漢語方言（不包括閩語）作為素材，進行整體音系的擬測。在這個系統中，宕攝的韻母包括：⁴

- *-oŋ (幫湯岡) /*-ok (縛落各)
- *-ioŋ (兩上羊) /*-iok (削藥著)
- *-uoŋ (光煌汪) /*-uok (郭)
- *-iuoŋ (筐狂王) /*-iuok (鏹)

由此可見，「漢語方言通音」宕攝的主要元音是一個位置靠後且舌位不高也不低的 [o]。從所用以擬測的方言看來，「漢語方言通音」宕攝的擬測主要參考了現代南方方言的表現，特別是南昌、黎川、梅縣等。

2 本表根據潘悟雲 (2000:82-90) 中所列，白一平擬音則根據 Baxter (1992:84)。一般聲韻學教科書在介紹中古音系擬測時，不乏羅列諸家學者之說，讀者可自行參看。

3 所使用的漢語方言包括北京、揚州、蘇州、溫州、長沙、雙峰、南昌、黎川、梅縣、廣州等 10 個現代漢語方言。

4 底下我們將「漢語方言通音」的 -ng 韻尾都改標為國際音標的 -ŋ。另外，根據羅杰瑞 (2011:102) 對「漢語方言通音」的說明，*-iu 不表示複元音而是單元音 [y]，我們不予改動。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同樣是擬測宕攝主要元音，學者之間呈現出若干程度的分歧。利用現代漢語方言的讀音來擬測《切韻》的音值，這是從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以來從事《切韻》音系構擬的典型操作方式。之所以有不同的擬測形式，其問題的癥結在於考察現代漢語方言讀音之後，每位學者最終採納了哪一種讀音（不論是具體的讀音音值或抽象的語音徵性）作為《切韻》的語音形式，彼此之間見解不同使然。

使用現代漢語方言材料來擬測中古音，一旦涉及閩語，問題就不那麼簡單。根據學界目前既有的研究，就歷史來源而言，現代閩語至少有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它們分別來自秦漢、六朝（南北朝）以及隋唐以後。⁵來自秦漢與六朝的兩個音韻層次成為現代閩語方言中白話音的主體，隋唐之後傳入的音韻層次則是閩語文讀音的主要來源。羅杰瑞 (Norman 1981) 所提出的原始閩語韻母構擬，大致都利用白話音同源詞，同時有意地排除了文讀音，因此這個音系本身可以提供我們理解閩語白話系統的線索。詞彙層次及音韻層次的觀念，使得漢語歷史音韻的比較研究得到重大的突破。同時，因為理解到原始閩語在時間縱深上與其他方言不同，因此羅杰瑞 (2011) 也相當謹慎地避免利用閩語作為擬測「漢語方言通音」的材料。

由於認識到閩語的層次問題，關於《切韻》音的性質及其擬測，也已經有學者提出嶄新觀點以及重要假設。例如丁邦新 (1995) 主張《切韻》音系應當分成鄴下音系與金陵音系兩大方言來擬測。與此一體兩面的是，丁文主張現代方言可以分為兩組，一組是從鄴下音系演變而來，另一組則是從金陵音系演變而來。稍後，梅祖麟 (2001) 以現代吳語及閩語的語料，利用層次分析之後的結果進一步擬測六朝江東方言（金陵音系）的魚虞兩韻。整體而言，目前基於丁文的宏觀假設且進一步驗證，同時取得較顯著研究成果的，乃是現代吳語、現代閩語與六朝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⁶ 本文將利用上述良好的基礎及可靠的假設，從原始閩語出發，重新檢視宕攝開口字在原始閩語中的語音形式，之後參考原始吳語的擬測，綜合地探討六朝江東方言宕攝開口陽聲韻字的主要元音擬測問題。本文將焦點放在宕攝開口字，至於宕攝合口與入聲的表現暫時從略。

本文聲調的標寫方式如下：陰平 -1、陽平 -2、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閩北語陽平有分成兩類的，本文將陽平甲標為 2，陽平乙標為 9。本文之結構為：第 1 節前言，第 2 節為原始閩語宕攝同源詞的擬測及修正，第 3 節從整體韻母體系的觀點，說明原始閩語中前 a 與後 a 的對立，第 4 節從吳閩方言比較看六朝江東方言宕攝開口字的擬測，第 5 節為本文結論。

5 上世紀 1970 ~ 1980 年代，美國學者羅杰瑞及臺灣學者楊秀芳不約而同地指出閩語音系有不同的時間層次，而最早論及閩語中同一個字具有不同時間層次的，則是董同龢。關於閩語時間層次的學術史可參看梅祖麟 (2018)。

6 關於現代吳語閩語與六朝江東方言關係的研究還可參看陳忠敏 (2002) 和吳瑞文 (2005)。

2. 原始閩語宕攝同源詞的擬測及修正

在 Norman (1981:68–69) 的原始閩語韻母中，與宕攝開口一三等有關的同源詞如下：⁷

表 2. Norman 原始閩語的宕攝開口同源詞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frost 霜	səŋ1	souŋ1	sŋ1	sŋ1	soŋ1	səŋ1	sam1	ʃoŋ1
bed 床	tshəŋ2	tshouŋ2	tshŋ2	tshŋ2	tshoŋ5	thəŋ2	tsham2	tshon9
store 囤	khəŋ5	khouŋ5 ⁸	khŋ5	khŋ5	khəŋ5	khəŋ5	kham5	khon5
ginger 薑	kiəŋ1	kioŋ1	kiũ1	kið1	kioŋ1	kioŋ1	kiam1	kioŋ1
wall 牆	tsiəŋ2	tsioŋ2	tshiũ2	tshið2	tsioŋ5	tsioŋ2	tsiam2	tshioŋ2
itch 癢	siəŋ6	sioŋ6	tsiũ6	tsið6	tsioŋ4	ioŋ5	tsiam4	tshioŋ9
leaf 箬	niʔ8	nioʔ8	hioʔ8	hioʔ8	niɔ4	nio8	niu4	nio5

Norman (1981) 將以上同源詞「霜床（宕攝三等）囤（宕攝一等）」等的韻母擬測為 *-oŋ；將「薑牆癢（宕攝三等）/ 箬（宕攝三等）」等的韻母擬測為 *-ioŋ/*-iok。從以上原始閩語的構擬來看：第一、宕攝一等是 *-oŋ，三等則有 *-oŋ/*-ioŋ 兩類，顯示三等陽韻有層次問題；第二、《切韻》中的宕攝三等（霜床）在閩語中有與同攝一等（囤）合併的現象，合併後的韻母形式為 *-oŋ。

從分群的觀點來看，Norman (1981) 首先將閩語分為內陸閩語（Inland Min，或稱西部閩語）和沿海閩語（Coastal Min，或稱東部閩語）兩大群，之後再於兩群內部另分小群。依照這個分群架構，表 2 中的建甌、建陽、永安、將樂均屬於內陸閩語，至於福安、福州、廈門、揭陽等屬於沿海閩語。

我們認為，Norman (1981) 的 *-oŋ (/*-ok) 和 *-ioŋ/*-iok 可以重新修訂為 *-aŋ (/*-ak) 和 *-iaŋ/*-iak，並且這個 /a/ 是個具有合口徵性的後低元音，實際音值為 [ɔ]。這一修改的主要證據來自內陸閩語。底下分別從閩中及閩北兩大方言說明如下：

第一、閩中永安方言把宕攝「霜床囤 / 薑牆癢」等陽聲韻同源詞都讀為帶有 [a] 元音且韻尾為 -m 的韻母。現在根據周長楫、林寶卿 (1992) 的材料，觀察閩中永安、三明和沙縣三地的宕攝一、三等開口同源詞：

7 Norman 將 table「桌」擬測為 *-ok。從《切韻》的觀點來看，「桌」為江攝二等字；另外，宕攝合口的同源詞包括光、黃（陽聲韻）和郭（入聲韻）。入聲與合口韻母在原始閩語的表現我們預計另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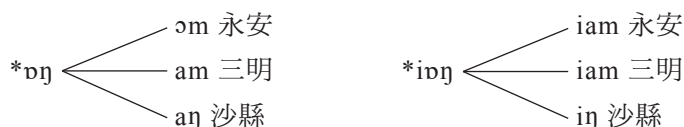
8 福州 -ouŋ 和 -auŋ 為同一韻母的條件變體，前者分布於陰平、陽平和上聲，後者分布於陰去與陽去。

表 3. 三種閩中方言的宕攝開口一三等同源詞

	幫	糖	糠	漿	唱	香
永安 ⁹	pəm1	thəm2	khəm1	tsiam1	tʃhiam5	ʃiam1
三明	pam1	tham2	kham1	tsiam1	tʃhiam5	ʃiam1
沙縣	paŋ1	thaŋ2	kaŋ1	tsiŋ1	tshiŋ5	siŋ1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沙縣的 -ŋ 韻尾顯然是早期的存古，永安、三明的 -m 韻尾則是後起的創新。問題在於舌根鼻音韻尾 *-ŋ 演變為雙唇鼻音韻尾 -m 的語音機制。對於這個問題，周長楫、林寶卿 (1992:234) 推測早期永安宕攝陽聲韻字的主要元音是個複合元音 [-au-]，宕攝一等為 -auŋ，宕攝三等為 -iaŋ。張光宇 (1996:161) 則認為是圓唇元音 (-o-)，由於圓唇成分的作用使 -ŋ 變 -m，韻尾變化完成以後，[o] 才變成 [a]。

以上學者對於閩中地區方言宕攝字讀 -m 的設想，共識是主要元音帶有合口成分，由於「同化作用」(assimilation) 使得韻尾從原先的 -ŋ 轉移為具合口徵性的 -m，主要元音的擬測則有複合元音 [au] 或單元音 [o] 的差異。根據以上閩中方言同源詞的反映，擬測為複合元音 [au] 較缺乏實際語言證據。以部位偏後的中元音 [o] 做為起點，似乎不容易解釋三明和沙縣在前高介音 -i- 的環境下何以 [o] 會低化為 [a]。¹⁰ 透過永安、三明、沙縣三地方言的比較，共同閩中宕攝字的原始形式，不妨擬測為帶合口性質同時部位偏低偏後的 *-oŋ、*-ioŋ。這兩個韻母在三個方言中的演變是：



第二、現代閩北方言的宕攝同源詞有讀為 -oŋ、-auŋ、-aŋ 的，這個現象顯示早期閩北方言的宕攝主要元音可能是個舌位較低的元音，而非 [o] 這一類位置不高不低的中元音。底下根據秋谷裕幸 (2008) 所調查的石陂、鎮前、迪口等閩北方言語料，加上崇安 (即今武夷山市) (李如龍 2001) 一併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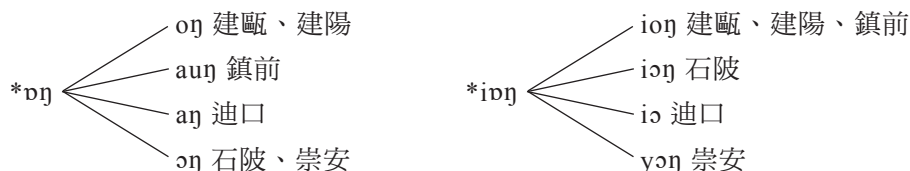
9 請留意 Norman (1981) 文章中的永安話與周長楫、林寶卿 (1992) 的材料頗有不同，在音值上更像三明。

10 Norman (1981) 原始閩語宕攝字 *-oŋ、*-ioŋ 的擬測用來解釋永安方言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表 4. 四種閩北方言的宕攝開口一三等同源詞

	幫	糖	園	牆	薑	癢
石陂	pɔŋ1	thɔŋ5	khɔŋ5	teioŋ2	kiɔŋ1	dziɔŋ3
鎮前	pauŋ1	thauŋ2	khaŋ5	teioŋ2	kioŋ1	teioŋ5
迪口	paŋ1	thaŋ2	khaŋ5	tsio2	kiɔ1	tsio8
崇安	pɔŋ1	hɔŋ2	khɔŋ5	tsyɔŋ2	kyɔŋ1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石陂、崇安宕攝開口一等讀為 -ɔŋ，宕攝開口三等則讀為 -iɔŋ 和 -yɔŋ，主要元音都偏低且帶有合口徵性。迪口宕攝開口一等讀為 -aŋ，宕攝開口三等讀為 -iɔ。鎮前則是宕攝開口一等是複合元音 [au] 的 -auŋ，宕攝開口三等讀為 -ioŋ。整體而言，上述閩北方言的韻母也都可以比照閩中方言，構擬為 *-ɔŋ/*-iɔŋ。從這對形式出發，它們演變到建甌（及建陽）、石陂、鎮前、迪口、崇安的情形如下：



根據以上對於閩中方言以及閩北方言的討論，這兩類閩語方言的宕攝開口一三等字陽聲韻可以構擬為 *-ɔŋ、*-iɔŋ。閩中三明的 -am/-iam 和閩北迪口的 -aŋ 對於論證內陸閩語宕攝字元音的性質尤其具有啟發性。原始閩語 *-ɔŋ（宕開一同源詞）在沒有前高展唇介音 [-i-] 的環境下，通常保持低元音 [ɔ] 或 [a]，偶爾如鎮前發生元音分裂 (vowel breaking) 成為複合元音 [au]。至於原始閩語 *-iɔŋ（宕開三同源詞）則是主要元音 [ɔ] 受到前高展唇介音 [-i-] 的影響，在不同方言中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高化趨勢。崇安則是介音本身也受到主要元音合口性質的影響，讀成了前高圓唇介音 [-y-]。

以上我們增加材料進行更細緻的比較研究，將內陸閩語的「霜床園 / 薑牆癢」等同源詞擬測為 *-ɔŋ/*-iɔŋ。現在回頭來看表 2 中沿海閩語的表現。宕攝「霜床園 / 薑牆癢」等同源詞，在閩東福安讀為 -ɔŋ/-iɔŋ，在閩東福州讀為 -ouŋ/-ioŋ，主要元音都帶有合口性質。在閩南的廈門、揭陽則是「霜床園」讀成音節鼻音韻母 -ŋ，「薑牆癢」讀 -iü（廈門）或 -iö（揭陽）。從對應上來看，沿海閩語的 -ɔŋ、-ouŋ、-ŋ 顯示它們也來自一個舌位較低的元音，這個主要元音也可以擬測為具合口性質的 [ɔ]。

閩東語和閩南語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口語詞彙呈現為不規則的讀音，這個讀音本身顯示沿海閩語早期也具有 *-ɔŋ 這個韻母，這個詞彙就是基數的「兩」。¹¹

11 沿海閩語的數詞「一」(1) 和「二」(2) 的讀音大致都有兩類。以臺灣閩南語為例，數詞「一」分別有 tsit8 和 it7 兩個形式，前者詞源是「蜀」（市玉切，*tsik8 > tsit8），後者詞源是「一」。（楊秀芳 1991:107）數詞「二」則有 ŋɔ6 和 li6/dzi6 兩

首先，基數「兩」在閩東語次方言中幾乎沒有例外地讀為 $laŋ6$ ，音韻地位相當於梗攝二三四等開口（生 / 井 / 青）同源詞。（吳瑞文 2010；秋谷裕幸 2018:615）從歷時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兩」在閩東語中曾發生過以下的變化： $*lɔŋ > laŋ$ ，主要元音例外地失去了合口徵性但舌位上維持為低元音，因而與梗攝字合流。換句話說，閩東語「兩」的讀音是個脫離正規演變的讀音，這個脫軌讀音透露出早期主要元音的語音消息。

其次，基數「兩」在閩南語泉州和漳州中都讀為 $lŋ6$ ，不過屬於漳州系的東山方言讀 $no6$ （中嶋幹起 1979:256）。又有潮汕地區的汕頭讀 $nɔ4$ (Fielde 1883:409)、揭陽讀 $no4$ （蔡俊明 1976:260）。請留意主要元音都是合口的 $[ɔ]$ 或 $[o]$ 。從歷時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閩南語中曾經發生以下的變化： $*lɔŋ > lɔ̃ > lŋ$ ，也就是從後低合口韻母變成鼻化韻再演變為成音節舌根鼻音。多數閩南系統的方言中來自 $*-ɔŋ$ 韻母的同源詞（如「糖囡腸床」）走完全程，今讀 $[ŋ]$ 。然而若干漳州、潮汕方言的「兩」走到一半，讀為 $no6$ 、 $nɔ4$ 、 $no4$ 等，這類讀音遂成為歷史演變的殘餘。這類殘餘也相當程度地提供了早期形式的語音訊息。

進一步把閩東語的 $laŋ6$ 跟閩南語的 $nɔ4/no6/no4$ 一起納入比較，顯然沿海閩語的「兩」來自一個舌位偏低同時帶有合口徵性的韻母，這個韻母就是原始閩語的 $*-ɔŋ$ 。

3. 原始閩語韻母體系中前 a 與後 a 的對立

根據第 2 節的討論，我們指出宕攝「霜床囡 / 薑牆癢」在現代內陸閩語和沿海閩語都有讀為 $[a]$ 或 $[ɔ]$ 這類低元音的現象。基於以上的證據，我們認為 Norman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的 $*-oŋ$ 、 $*-ioŋ$ 應當改擬為 $*-ɔŋ$ 、 $*-iɔŋ$ 。

改動前賢既有的原始語擬測，首先應當注意的是，這類修改是否會破壞了原先韻母架構的系統性。也就是說，應當評估修改後是否對既有擬測的音韻格局造成影響。一般而言，改動之後若是破壞了原始語本身的系統性，則這類改動是否需要就待斟酌，理應審慎進行。反之，若改動之後可以讓原先的擬測更為合理，並更具備系統性，則這個修改是讓既有擬測更為妥善完備。

在 Norman (1981) 既有的系統中，若干韻母有前 $[a]$ 與後 $[a]$ 的對立，例如陰聲韻有以下的對比：

- *-au（膠骹炒教）：*-au（刀毛桃帽）
- *-ia（寫斜蔗謝）：*-ia（茄）
- *-uai（堆雷腿對）：*-uai（麻我破大）

陽聲韻及相配的入聲韻情況則是：

個形式，前者詞源是「兩」，後者詞源是「二」。在使用上，「蜀」和「一」、「兩」和「二」作為數詞均可以用為基數。不過作為序數與「第」或「初」這類詞頭結合時，只能用「一」（第一 $te6 it7$ 、初一 $tshue1 it7$ ）和「二」（第二 $te6 li6$ 、初二 $tshue1 li6$ ）而不能用「蜀」和「兩」。

- *-am/*-ap (蠶 [蓋] / [捏] 狹)¹² : *-am/*-ap (三籃敢 / 合)
 -iam/-iap (鉗鹽染 / 接) : *-iam/*-iap ([誘] [淡] / [揮] [展])
 -an/-at (千閒反 / 節) : *-an/*-at (山炭爛 / 葛)
 -ian/-iat (天年扇 / 箴) : *-ian/*-iat (罔線鱗 / [濺])
 -uan/-uat (懸縣 / 血) : *-uan/*-uat (搬碗半 / 闊)

歸納起來，Norman (1981)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存在前 [a] 與後 [ɑ] 的對比，這類對比出現的語音環境為：(1) 介音 [-i-] 及 [-u-]；(2) 元音性韻尾 [-u]；(3) 雙唇輔音韻尾 -m/-p 及舌尖輔音韻尾 -n/-t。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前 [a] 與後 [ɑ] 在雙唇輔音韻尾及舌尖輔音韻尾都具備對立，唯獨於舌根輔音韻尾的環境下不構成對立，就整體架構而言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前文提到我們將 *-oŋ、*-ioŋ 改為 *-ɔŋ、*-iɔŋ，重新擬測之後的 *-ɔŋ、*-iɔŋ 相當於出現在上述語音環境中的後 [ɑ]，並且與原有的 *-aŋ、*-iaŋ 構成平行而且系統的對比。

整體而言，我們修訂後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前 [a] 與後 [ɑ] 在不同韻尾的分布如下：¹³

表 5. 原始閩語中前 a 與後 ɑ 的對立

	-i	-u		-m/-p		-n/-t			-ŋ/-k	
a	*ai	*au	*iau	*am	*iam	*an	*ian	*uan	*aŋ	*iaŋ
				*ap	*iap	*at	*iat	*uat	*ak	*iak
ɑ	*ɑi	*ɑu	*ɑiu	*ɑm	*ɑiam	*ɑn	*ɑian	*ɑuan	*ɑŋ	*ɑiaŋ
				*ɑp	*ɑiap	*ɑt	*ɑiat	*ɑuat	(*ɑk)	(*ɑiak)

最後說明原始閩語中 [a] 及 [ɑ] 這兩個元音的關係。Maddieson (1984:124) 曾根據世界上的 418 種語言，建置了洛杉磯加州大學音段清單資料庫 (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 UPSID)。透過觀察這些語言中總共 2,549 個元音音位所呈現的趨勢，可以發現凡是發音位置偏前的元音，係以展唇 (unrounded) 居絕對多數；發音位置偏後的元音則以圓唇 (rounded) 居絕對多數。因此前元音 i、e、ɛ、æ 均以展唇為無標；後元音 u、o、ɔ 以圓唇為無標。根據以上跨語言的量化觀察，我們推測原始閩語中的前 [a] 乃是以展唇為無標，後 [ɑ] 是以圓唇為無標。就音位的觀點而言，原始閩語的 /a/，其具體的音值是偏前的 [a] 或較央的 [A]；原始閩語的 /ɑ/ 的具體音值則是偏後的 [ɑ]，音值本身具備圓唇（也就是合口）性質。有鑒於此，就前後元音的標記性以及音位歸納的觀點兩方面而言，不妨直接以 /ɑ/ 來標寫 [ɑ]，也就是說，/ɑ/ 是個音位性的標記。

12 放在 [] 中的僅是用來翻譯英文的訓讀字，並非正確的本字。

13 下表中若干對立不見於 Norman (1981) 原先的音韻系統，係由我們增補。*-ai 與 *-ɑi 的對立參見我們 (吳瑞文 2017) 對原始閩語哈泰兩韻的研究。*-iau 與 *-ɑiu 的對立參看我們 (吳瑞文 2019) 對原始閩語效攝細音字的研究。另外，請留意表中 *ɑk、*ɑiak 加上括號屬參考性質，詳情有待後續研究。

根據以上的修訂，原始閩語中的宕攝開口同源詞如下：

*-aŋ：霜_{三等}床_{三等}罔_{一等}

*-iaŋ：薑_{三等}牆_{三等}癢_{三等}

從中古音的框架來看，「霜」和「床」屬於宕攝三等陽聲韻，「罔」則是宕攝一等陽聲韻，*-aŋ 這個韻母顯示出一三等不分的表現，屬於原始閩語中來源最早的音韻形式。相同音韻層次的同源詞還包括：

表 6. 現代閩語宕攝一三等不帶介音的同源詞

	永春	漳州	福清	柘榮	建甌	石陂	鎮前
榜 _{一等}	pŋ3	pŋ3	pɔŋ3	pɔŋ3	pɔŋ3	pɔŋ3	pauŋ3
糖 _{一等}	thŋ2	thŋ2	thɔŋ2	thɔŋ2	thɔŋ5	thɔŋ5	thauŋ2
倉 _{一等}	tsŋ1	tsŋ1	tshɔŋ1	tshɔŋ1	tshɔŋ1	tshɔŋ1	tshauŋ1
腸 _{三等}	tŋ2	tŋ2	tɔŋ2	tɔŋ2	tɔŋ5	tɔŋ5	tauŋ2
瓢 _{三等} ¹⁴	nŋ2	nŋ2	nɔŋ2	nɔŋ2	nɔŋ5	nɔŋ5	nauŋ2
秧 _{三等}	ŋ1	ŋ1	ɔŋ1	ɔŋ1	ɔŋ1	ʔɔŋ1	auŋ1

至於原始閩語中 *-iaŋ 韻母的同源詞主要都來自宕攝開口三等，包括：

表 7. 現代閩語宕攝三等韻帶介音的同源詞

	永春	漳州	福清	柘榮	建甌	石陂	鎮前
量	niũ2	niɔ̃2	lyoŋ2	lyoŋ2	lioŋ5	lioŋ5	lioŋ2
張	tiũ1	tiɔ̃1	tyoŋ1	tyoŋ1	tioŋ1	tioŋ1	tioŋ1
搶	tshiũ3	tshiɔ̃3	tshyoŋ3	tshyoŋ3	tshioŋ3	tehioŋ3	tehioŋ3
唱	tshiũ5	tshiɔ̃5	tshyoŋ5	tshyoŋ5	tshioŋ5	tehioŋ5	tehioŋ5
薑	kiũ1	kiɔ̃1	kyoŋ1	kyoŋ1	kiɔŋ1	kiɔŋ1	kioŋ1
香	hiũ	hiɔ̃1	hyoŋ1	xyoŋ1	xiɔŋ1	xiɔŋ1	hioŋ1

根據學者的研究，閩語有三個顯著的時間層次，分別來自秦漢、六朝（南北朝）及隋唐之後。¹⁵ 從語音的性質來看，宕攝開口一三等陽聲韻 *-aŋ、*-iaŋ 這兩個韻母都屬於白話層，時間早於隋唐。關於 *-aŋ、*-iaŋ 兩類韻母的相對時間，我們（吳瑞文 2005；2010；2019）曾利用「三

14 瓢在《廣韻》有汝陽、女良二切，聲母分屬日母與娘母，韻母均屬宕攝開口三等。《集韻》有「奴當切」一讀，韻母為宕攝開口一等。今依《廣韻》視為宕攝開口三等韻。

15 參看 Norman (1981)、梅祖麟 (2001) 及吳瑞文 (2005)。

等介音 *-j- 有無」這個尺度來進行判斷。從漢語音韻史的發展來看，閩語一三等同讀 *-aŋ 顯示三等介音 *-j- 丟失；閩語三等讀 *-iaŋ 則顯示三等介音保留。從邏輯次序來推論，必然是三等介音丟失先發生，並且這個變化發生後，另一波音韻層次才傳入，這個較晚的層次仍具備三等介音，遂與發生介音丟失早期音韻層次有所區別。反之，倘若假設三等介音丟失是在兩個層次接觸之後才發生，我們就難以解釋為何有一些三等介音必須丟失，而有些三等介音卻又保留。換言之，我們認為，閩語中可以辨識的不同音韻層次，乃是由於運作了不同的音韻規則（例如三等介音 *-j- 或者丟失或者保存）。根據同源異形詞的不同讀音表現，我們可以根據語音演變的內部次序建立彼此間的孰先孰後的相對關係。

4. 從吳閩方言比較看六朝江東方言宕攝開口字的擬測

現代吳閩方言存在密切關係，最具體的就是它們都具有一套源自於六朝時期南方江東方言的音韻層次，這在浙南吳語中尤其顯著。（丁邦新 1988；梅祖麟 2001；陳忠敏 2002；吳瑞文 2005）本節我們透過吳閩方言的比較，進一步說明六朝江東方言宕攝開口字的擬測。

原始閩語的擬音使用我們根據 Norman (1981) 加以修改的系統。原始吳語方面，由於目前尚無全面的構擬，在此我們採用秋谷裕幸 (2003) 所擬測的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底下列出宕攝開口字同源詞表：

表 8. 原始閩語與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宕攝開口一三等同源詞

	糖	倉	因	腸	床	瓢
原始閩語	*thaŋ2	*tshaŋ1	*khaŋ5	*taŋ2	*tshaŋ2	*naŋ2
原始處衢	*dõ2	*tshõ1	*khõ5	*dõ2	*zõ2	*nõ2

	兩基數	兩斤兩	張	箱	上	薑
原始閩語	*laŋ4	*liaŋ3	*tiaŋ1	*siaŋ1	*dziaŋ4	*kiaŋ1
原始處衢	*lã4	*liã4	*tiã1	*siã1	*dziã4	*kiã1

根據以上對應關係，可以知道：

第一、宕攝開口一等在吳閩方言主要元音都是靠後偏低的 [a] 或 [ɒ]，則江東方言宕攝一等主要元音也是 [a]。

第二、宕攝開口三等主要元音在原始閩語有兩類，一類是不帶介音的 *-aŋ，一類是帶介音的 *-iaŋ。其中 *-aŋ 對應處衢吳語的 *ã，*-iaŋ 對應處衢吳語的 *-iã。現在問題在於，宕攝開口三等哪一個韻母屬於六朝江東方言這一層次？從介音有無的觀點來看，我們推測三等讀為 *-aŋ、*-ã 這類韻母曾發生 *-j- > ø 這項演變，在時間上不晚於魏晉時期。這項演變發生後又有新的音韻層次進入南方，這個層次的三等介音 *-j- 來不及參與上述演變，因此得以保留。另外，「兩」這個詞用於基數（相當於「二」）早已見於先秦典籍《詩經》和《左傳》，至於用作秤重單位

直到漢代才見例證，六朝之後盛行。¹⁶ 由此可知 *-aŋ、*-ã 這類讀音時代較早，應當排除。擬測六朝江東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應採用原始閩語 *-iaŋ 和原始處衢吳語 *-iã。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的同源詞證據，六朝江東方言的宕攝開口一等為 *-ɒŋ，開口三等為 *-iaŋ，請留意主要元音存在細微的差異，想來是受到前高介音 [-i-] 影響使然。

5. 結論

本文透過閩語內部的比較，指出原始閩語中 *-oŋ/*-ok、*-ioŋ/*-ioŋ 這兩對韻母可以改擬為 *-aŋ/*-ak、*-iaŋ/*-iak。其中主要元音 /a/ 在音值上是個偏低且帶有圓唇性質的 [ɒ]。這一修訂不僅可以解釋語言現象，同時也讓原始閩語前 a 與後 a 的元音對比更具系統性。本文進一步利用原始吳語及原始閩語的擬測，重建六朝時期南方江東方言宕攝開口的主要元音，我們的結論認為宕攝開口一等是 *-ɒŋ，開口三等為 *-iaŋ。

丁邦新 (2015:55) 指出，《切韻》韻目中有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那就是同攝一三等在《切韻》中有的同屬一個韻目下的兩個小類，有的則分為兩個韻目。例如通攝東韻下有兩個可系聯的類，分別是一等東韻與三等東韻；至於宕攝則直接區分一等唐韻與三等陽韻。從魏晉以至於南北朝詩文押韻的表現來看，一等唐韻與三等陽韻可以通押，顯示主要元音與韻尾相同，然而《切韻》卻將唐陽分屬兩韻，令人玩味的是這一區分是否確有語音根據？依照本文利用原始閩語和原始處衢吳語的比較結果，六朝江東方言一等唐韻為 *-ɒŋ，三等陽韻為 *-iaŋ，主要元音同屬後低元音，差異只在合口 [ɒ] 與非合口 [a]，這個元音徵性上的細微差異，可能就是《切韻》唐、陽兩韻之所以從分不從合的語音基礎。

引用文獻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Fielde,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 Paper presented at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丁邦新. 198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3–22。
- _____. 1995.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6:414–419。
- _____. 2015. 《音韻學講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太田辰夫. 2003. 《中國語歷史文法》（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蔣紹愚、徐昌華譯）
- 中嶋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16 參看太田辰夫 (2003:128)。「兩」字做為數詞和重量單位，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存在層次區別，較為宏觀的分析可參看楊秀芳 (2020:25–28)。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吳瑞文. 2005.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_____. 2010. 〈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11.2:297-334。
- _____. 2017. 〈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分析及相關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10.2:144-176。
- _____. 2019. 〈論效攝細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演變〉，《國文學報》65:75-118。
- 周長楫、林寶卿. 1992. 《永安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秋谷裕幸. 2003. 《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好文出版。
- _____. 2008.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_____. 2018.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 陳忠敏. 2002. 〈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的讀音為例〉，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73-8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梅祖麟. 2001.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3-15。
- _____. 2018. 〈吳語時間層次研究簡史——兼憶周師祖謨先生〉，《漢學研究》36.3:5-17。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 _____. 2020. 〈不見於唐宋韻書的方言形態變化〉，《東海中文學報》39:1-35。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 潘悟雲.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羅杰瑞. 2011. 〈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史皓元、張艷紅譯），《方言》2:97-116。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Dàng Shè Main Vowel in the Six Dynasties Jiāng-dōng Dialect: From the Proto Min Perspective

Rui-wen Wu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In the proto Min final system proposed by Norman (1981), he reconstructed the main vowel of the Dàng Shè cognates as *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and comparison of Min dialect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and revises the proto forms of Dàng Shè cognates. Based on th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entral Min and Northern Min and the exception pronunciation of the cognate “liǎng” in Eastern Min and Southern Min,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main vowel of Dàng Shè cognates in proto Min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a low and rounded vowel: /ɒ/. Moreover, following further comparisons of proto Min and proto Chù-qú Wu,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main vowel of Jiāng-dōng dialect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can also be reconstructed as /ɒ/ (including two variants [ɒ] and [ɑ]). The contrast between Grade I Táng rhyme and Grade III Yáng rhyme in Dàng Shè is *-ɒŋ and *-jɑŋ. This could be the phonetic reason wh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áng and Yáng lay in Qie Yun system.

Keywords: *proto Min, Dàng Shè, Jiāng-dōng dialect,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orresponding author

Rui-wen Wu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ruiwen@gate.sinica.edu.tw